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璜川吳氏真意堂刻本

一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一)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九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璜川吳氏

真意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考

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提要

刻春秋疑義敘

庚午秋有以惠半農先生春秋說版來售者予因欲就說刻已數十年而猶未有敘乃僭而補敘之春秋說我家舊刻也英先祖容齋先大夫江西歸田後課子從兄竹嶼於家塾時英未生也聞竹嶼少時所與遊多當世知名士故容齋公墓志惠松厓先生所作也惠氏自研谿先生以至於松厓先生窮經數世文驚海內外矣然刻惠氏書者甚少半農易說禮說春秋說皆竹嶼刻而敘跋俱無殆以爲惠氏書出人自珍之何必敘爾去年

春秋疑義

敘

真意堂

春子於友人家見華霞峰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二卷得鈔而藏焉讀其書經術湛深比於惠氏無多讓矣然世之人知我吳惠氏矣而未必盡知梁谿華氏也梁谿華氏之學見於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矣而未必見華氏之書也惠氏書刻者猶鮮況華氏之書乎忠兒請先爲刻春秋疑義今夏始刊畢夫春秋疑義不過九十葉書然於聖人之旨時有所自得折前人之衷學春秋經者既有春秋說又不可無春秋疑義也予昔既補春秋說敘今於春秋疑義豈可亦令其將

數十年而後人乃敘之邪至於春秋疑義與春秋說二

書之孰賢英烏足以知之

嘉慶甲戌歲午月望後學吳英拜書

春秋疑義

敘

二

真意堂

春秋疑義卷上

梁溪華學泉

或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用周正是用夏正朱子曰兩
邊俱有證佐宜何從又曰此事難稽考以朱子之博
學治聞考核精詳而疑不能決何也非疑周之改月
改時而疑秦之不改月不改時周既易建子之月爲
春爲正月矣歷七八百年中間無復夏時之事而秦
忽遠從夏之冬十月以爲歲首此不可解也近有謂
秦政之初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不韋集諸儒爲

春秋疑義

卷上

一

真意堂

春秋其十二篇月令皆從夏時既以懸諸國門莫能
易其一字奚憚而不見諸施行必于此時改正時月
及秦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
時之舊然改正朔大事史無明文欲於千百年後以
書生之臆說斷之亦不足信矣其見于六經見于論
孟者亦參錯不一在戴記則有如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此以建子
之月爲正月建午之月爲七月也周禮有正月又有
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如初此以建子之月

爲正月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也孟子七八月之間
旱七八月之間雨集分明夏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九月十月而論語會點言志
莫春春服浴沂風雩又可指爲建寅之月乎由孟子
而言則固爲改月由論語而言則固不改時此不可
解也其在於詩豳風七月追述后稷先王風化之由
在夏諸侯而言夏時宜若小雅四月當幽王之世
而所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秋日萋萋百卉具腓
冬日烈烈颶風發發皆以夏時爲言此不可解也歷

春秋疑義

卷上

上

眞意堂

考記載惟汲冢周月解篇有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
巡狩享祭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丑建子
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
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
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
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夏時如詩如論語皆通
民俗之恆解也然愚意汲冢云夏數得天者如國語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成梁蓋本天道而播諸民莫能違乎其早晚之候也
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殷而嘗閉蟄而烝此祭享
之猶自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我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
建丑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沿非謂朝廷既改建子
爲春而民間猶沿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春正月也特
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漢書高
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
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

春秋疑義

卷上

三

眞意堂

以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據此
則秦亦改時改月漢初猶仍之周之改時改月蓋無
可疑矣
魯隱公不書卽位左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
相戾又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
改葬或遂疑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
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乃隱篡桓非
桓篡隱也以桓爲太子則隱不過惠之諸公子耳隱
攝太子太子立而謂之篡可乎故隱爲攝則桓

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問公之于成王攝也書稱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問公曰王若曰謂問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己出也使問公身踐天子之位發號施令一自己出則問公爲篡而三叔之流言爲忠于成王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辨等列君臣上下之間截然而不可亂隱不爲君則爲臣介于不君不臣之間而謂之攝王莽之所以篡漢也故政可攝也位不可攝也攝位則爲篡而已矣隱公當日不嘗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己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淡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據左氏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春秋疑義

卷上

四

眞意堂

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氏曰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率國人奉之然則惠公之時桓固未嘗爲太子矣使桓之太子立于惠則桓宜有國桓宜有國則隱不宜立其立也爲攘爲竊而何得託名于攝乎若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宜有國桓不宜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爲篡爲弑而已矣桓之奪爲篡爲弑而隱安得謂之攝乎故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特辨而明矣

春秋疑義

卷上

五

眞意堂

雖然隱亦烏能讓泰伯之讓逃之荊蠻伯夷之讓去之北海下至子臧季札之讓莫不棄其國如敝屣而甘退守乎其節隱如真能讓者當國人扳己以立召諸大夫而告之定桓位而後去之可也否則以身相之可也既以奉桓爲太子自處于庶而與桓以嫡而又據乎其上依違係戀而不卽與其名號君也其盟會征伐自己出也當其時上下不辨而民志不定臣疑其君弟疑其兄雖微羽父之譖其能免乎桓之意謂我宜爲君也久矣夫人宜爲君而我據其位久之

而不歸其思起而奪之也固不能以終日矣故隱之讓也乃其所以爭也春秋託始隱公原篡弑之禍所從起而於隱之初不書即位正其本也義或然乎若之何以爲攝也夫隱爲攝則隱固未嘗立隱未嘗立則桓應立桓應立則吾未聞應立而立謂之篡誅不應立者反之應立者而謂之弑君者也

隱公不書即位文定以爲仲尼削之諸儒多從其說惟樸卿呂氏曰不書即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之不舉故不得而

春秋疑義

卷上

木

真意堂

書也隱不自正者也莊閔僖皆繼弑者也故皆不書桓宜得國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定元年春不書即位而于夏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耳春秋紀實之書也後世因其實而考之則褒貶見矣高紫超曰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一從其實而書目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宜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目若

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實嘗即位矣則經亦無容殺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昭定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閔僖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於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很賊無兄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通形明鏡澈空妍媸自判而非鏡之有意妍媸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春秋之書也與或謂王法所最重莫過於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於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則王法不明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所云上竊取者謂何日子不稟於父臣不稟於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於衛人立晉之文而發之矣然則隱即位不書止於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天下

春秋疑義

卷上

七

真意堂

聖人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於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與

隱元年歸仲子之贈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夫人爲仲子以元年歸贈爲預凶事亦難信據士喪禮將葬既祖奠而後昭顯禮夕纁束馬兩楨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此公贈士之禮也

春秋疑義

卷上

人

眞意堂

度天子之贈諸侯也亦然仲子娶於惠公之末年必年甚少何故天子忽然歸贈度其出請入告之辭當何如古人雖不諱凶事恐此亦非人情也啖氏曰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贈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而黃楚望趙東山必欲信左氏而強爲之辭亦固矣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黃楚望曰當依左氏爲桓母非隱妻何以知非隱妻隱公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改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必不以夫人之禮赴審若是隱公當日不過以公子攝國政目然立三月

而盟邾一年而會戎春秋俱正名之曰公豈有會盟則儼然君臨之而來會葬則不敢見乎又豈有其君儼然稱公而君之妻猶然公子之妻乎亦不足信矣愚嘗因左氏改葬不臨之說疑桓公爲太子之說亦臆說也夫葬惠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是不爲喪主也古人最重喪主隱不爲喪主將遂無喪主乎將桓爲之喪主乎禮惟君薨而世子生而後上卿爲之攝主若夫既已爲太子矣雖少必太子爲之主喪主之位定而嗣君之位定矣桓不爲喪主則桓非太子可知矣故太子之說妄也隱不難於攝位而爲君何獨難於攝喪事而爲主而使惠公之喪爲無主之喪故改葬不臨之說亦妄也明乎太子之說之誣而後可以定桓公之爲篡

春秋疑義

卷上

九

眞意堂

春秋雖魯史而實秉周正朔則天王之易代必書此策書之大體也聖經筆削義取尊王天王之崩必志所以明一王之始終其志天王之崩猶之志魯公之薨也夫列國之君猶必記其卒以志代然後可以知其入而詳其世烏有天子之崩而不志於春秋者哉而

莊僖頃三王之崩葬不志此不可解也先儒皆謂王
室不告魯不往會故不書趙東山考經傳以駁正之
謂莊公十一年魯主王姬之昏冬王姬歸於齊明年
莊王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冬會于鄆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位
傳言春秋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
馬三匹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經傳
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乃以爲王
室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可謂誣矣且是時齊桓方
假王命以示大順晉人其有不弔葬天子者乎文十
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
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傳曰襄仲使告于
主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使魯不弔葬
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則曰問公閔與王孫蘇
爭政故不赴者其說妄矣以大喪詔諸侯乃大行人
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問公將與王孫
蘇訟于晉王使尹氏聘季訟問公子晉趙宣子平王

春秋疑義

卷上

十

真意堂

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喪於諸侯而惟使晉人平二
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於晉不赴於魯者乎東山之
駁正是矣然謂春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觀于王
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虐文故特削此三王之崩葬
所以定霸者之功罪則其說迂遠似屬東山之臆說
非人心同然之論也姑闕其疑以俟續考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爲隱公之母釐子
啖氏謂春秋例無有改字爲義者使果屬隱公之母
當如定姒之例書釐子卒安得諱其姓而稱君氏且
不書君母氏而書君氏何足以知其爲君母也其不
可信明矣故文定主公羊譏世卿之說厚齋王氏曰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
此崔杼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堅冰之戒明矣高紫
超更廣其說曰春秋書此蓋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
王子朝伏案目夫立嫡天下之定理也而權臣乃敢
擅立其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尹氏卒于
隱三年之前而書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
後中閒二百餘年而其禍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冰

春秋疑義

卷上

上

真意堂

者如此此春秋前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於伏案照應者隱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觀元年之盟蔑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信之罪見矣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照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觀後遷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之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

春秋解義

卷十

十一

眞意堂

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而其照應在哀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者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弑夷皋人但知據左氏董狐之文以歸獄于盾而不知聖經非恃此而明也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胎弑逆之禍至後放胥甲般先都般士穀事事手辣心狠毒既流于播紳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刃而已知晉靈之必不能免矣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也穿也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并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氏則會也變也句也魴也鞅也并吉射而擅政者亦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也首也盤也偃也吳也盈也蹀也并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雖欲不叛不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照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苟或不然則惟有附會穿鑿拘泥於一字一句之閒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

春秋解義

卷十

十二

眞意堂

噫然無味者矣愚按此論卽春秋屬辭比事之一法故附記於此

討賊書人四殺州吁書衛人殺無知書齊人國人討之也以討賊之權予國人不問其何人也殺陳佗書蔡人殺徵舒書楚人天下討之也不問其何國也以討賊之權予天下也誅亂討賊王者事也國人討之天下討之天子不與焉不嫌于無王乎曰否天下之無王由亂賊縱橫而不知有君父誅亂討賊所以尊君父尊君父所以尊王也故凡討賊書人子之也其不

盡以討賊子之何也曰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王者之討有罪討之以天也春秋討有罪亦討之以天也聖人以爲人心之公卽天理也若里克弑君而晉惠殺之則非天矣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則非天矣蔡般弑君而楚虔殺之則非天矣商人弑君齊人先君之而後殺之則非天矣天者公而已矣討賊書人公討之也不以公討之不足以正其弑君之罪也此立法之權衡也

殺州吁書人眾辭也立晉書人亦眾辭也眾之所欲立

春秋疑義

卷上

五

眞意堂

石碯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乎其閒也然則與之乎曰否春秋予其討賊不予其立君也春秋之所操以予奪人者王法也天子在上而國人擅置立之權以王法治之烏得無罪哉趙東山曰周禮之廢久矣不請命之非譏不在一國審是則春秋可以無作而孔子於歲首何以必書春王也然而石碯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其閒也書衛人立晉固以著其擅立之罪其亦異於尹氏立王子朝者也凡此皆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或問濮卿呂氏曰君弑而討賊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

則不書葬信乎曰否彼弑之君不書葬晉自不往會

目其書葬者晉自往會目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

者既爲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

許悼公則強爲之辭陳靈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

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或

者又強爲之辭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夫春秋弑君

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赦其賊班

而可赦則班不得爲弑君班爲弑君則班亦不可得

春秋疑義

卷上

五

眞意堂

而赦既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牴牾也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歿其弑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目其他被弑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或雖葬而晉不往會之目持敬周氏曰內不書葬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目高紫超曰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不書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於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

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曰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贈與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於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猶擅國柄慰其君父墓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於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

春秋疑義

卷上

七

真意堂

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於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魂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葬不書葬足以彰暴

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偽為葬者經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於外諸侯之薨書卒文定曰聖人貶之也問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然則悼王以未踰年之天子何罪而亦書卒耶天子未踰年而崩則不成尊存先王也降之等於諸侯之列宜矣不應遂夷之於大夫也夫卒者終也君子曰終卒也者君子之終也以王子猛書卒之例例之恐諸侯俱當書卒也以問紫超紫超曰春秋於外諸侯書卒不書薨薨者振動之意外諸侯之歿非有所震動于吾國也且于吾君書薨於外君亦書薨嫌于有二統自宜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其為諸侯其說真為穿鑿然謂諸侯例宜書卒恐亦未然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祔定分秩然自不容紊故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又孟子曰滕定公薨皆言薨不言卒所可疑者王子猛之書

春秋疑義

卷上

七

真意堂

卒目然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尊其不敢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并不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蓋孝子順讓其親之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宜矣考之綱目於凡列國之君書殂而於天子之太子書卒猶春秋之志也天子之太子例書卒未踰年之君猶然一太子也則其書卒亦宜矣 又按太子立未踰年不應稱王春秋書王猛者爲王子朝而起變例目故于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也

春秋疑義

卷上

十

真意堂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或問積齋程氏曰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十一日之閒取其兩邑故謹而日之後之說春秋者盡不用日月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何以知一月之閒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乎曰日月者紀事自然之體也春秋非不欲盡言日月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

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書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舊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益詳舊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郕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或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而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若井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 愚按說春秋者以日月爲例曲生意義如日食書朔書日正也或不日或不朔史失之目一以爲夜食一以爲晦日大夫卒書日正也不書亦史失之目一以爲違一以爲惡一以爲公不與斂文定既駁正其失而又疑恩數之厚薄其他事或日或不日率拘牽附會強爲穿鑿使聖人之經皆爲諸儒之私見曲說猶摩臆度所誤積齋以爲春秋之盡信矣而程夫子亦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紀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春秋疑義

卷上

十

真意堂

桓公在位十八年十四年不稱王元年稱王二年稱王十年十八年稱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模卿

呂氏曰或曰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成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

春秋疑義

卷上

手

真意堂

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爲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考之桓宣二公皆篡弑之主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法何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篡弑者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桓無王而不書王當始末盡然又何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竊若是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

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若晦黃氏曰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三年之後邪皆不通之論也 朱子曰桓兩年不書秋冬說者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

春秋疑義

卷上

手

真意堂

是孔子亦大迂闊矣 愚按春秋正桓弑君之罪如穀鄧來朝斥書名斥穀鄧所以斥桓也邾牟葛來朝貶書人貶邾牟葛所以貶桓也王錫命不稱天譏天王所以譏桓也大義炳如日星矣春秋之法大義未明故須微辭以明之既大義炳如而又用深晦之說反覆不定之例以微辭諷刺之何邪故朱子於不書秋冬之說極詆其非而高先生作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之下竝從闕疑

桓二年孫子來朝朱子曰說者或云時王所黜降而稱

子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或曰春秋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自此之後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并後代子孫削之邪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與強凌弱不公之甚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胡氏曰朝桓故也桓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相繼來朝故特貶書名然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矣秋七月紀侯來朝矣六年又紀侯來朝二國諸夏之君

春秋疑義

卷上

主

真意堂

禮義之國春秋不以黨惡責諸夏禮義之邦而責穀鄧何也滕以魯爲宗國近魯而弱觀其來朝而降從子禮可知矣紀迫於齊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兩來朝是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故責之輕也穀鄧在江漢之間居方城之外非有所不得已於朝魯也跋履山川踰越險阻交臂而來書之於冊將謂桓之德足招攜懷遠何以懲天下之大惡而使亂賊知所懼哉且夫春秋之書列國來朝者莫桓若也以諸夏則滕也紀也以遠人則穀也鄧也以世子則射姑也

以旅見則邾也牟也葛也十二公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親篡弑之君而昧誅討之大義天下將相勸於惡

聖人之所大懼也故春秋凡來朝者皆貶而於穀鄧來朝則名之名之者賤之也賤其以遠方之國而交臂於桓也凡旅見者爲九貶而於邾牟葛則人之人之者亦賤之也賤其以五等之邦而旅見於桓也春秋聖人之刑書聖人之用刑未有不得其平者也於滕於紀之不得已而朝者名之則無以責穀鄧矣於滕薛之旅見於隱者人之則無以責邾牟葛之旅見於桓矣然於穀鄧書名於邾牟葛書人而若滕若紀之不書名不書人者罪雖差減其爲聖人所斥亦不待貶而見矣

春秋疑義

卷上

主

真意堂

桓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按公之出有至有不至左氏曰告廟行飲至之禮則書至不應僖公號稱賢君凡葵丘首止之盟會皆不告廟而昭公出奔居鄆必行告廟之禮也二傳通曰胡傳有三例或誌其去國驗時之遠然亦有踰時而不至如僖十三年夏會鹹十四年春城緣陵經一年越四